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湖廣通志卷一百十

藝文志

記

明

瀟湘浮橋記

陳宗契

衡郡周面半水橫東郭門而水曰瀟湘受水之塗自陽朔而來十道委焉建瓴而下匯於蒸耒復逆激而上浸

巨流悍夾流以居雜沓如魚鱗東南人赴郡如壑勢所
必趨重以霖潦風雨又輕剽之徒趨捷而一葉每每覆
溺或以死以其縮津要議梁之便而勢又不能以石議
浮之便顧工奢費巨謀衆屢輟而能舉則故守胡公首
尸之纜一紀而弛與輟者同自是緘口無議者而形家
則謂郡如一掌中劃為二澎湃漉漫非所以維血脈束
筋骨劉公來守衡甫葺餘公骨清氣壯畧遠思沈神至
而惠生色授而事辦慨然臨流不憚征繕為四民嚆矢

維歲在卯月在巳日次大梁梁湘輒告成事厥明守相
帥官師庶士登壇而祝禮已三老先驅次諸相次縣大
夫次諸博士結軌而行於時從者無慮數萬扶杖內履
如在康衢乃喁喁合口為相君壽相君歉然意下止輦
而讓謝弗有三老側耳語謂大夫不愛手足以有今日
祇今若涉河如跨析津屹然僊郡縣圃勞之而不圖而
黯黯明德虛相君之伐其以我非人哉余小子則操不
律颺言曰常聞巧者避事孱者避勞即强有力亦避怨

三者廢一念郡國幾何其能集一和也於是小子偕劉
比部際炎等以梁湘請相君力主之令應如響安如堵
相君其得人嘉靖乙卯胡守相勞之不卒虛六十年以
待今日相君其得時傭力課工以維形氣而使劃然始
聯掌股相君其得地衡負疑背霍冬徂初夏大半在滴
漑中今經於寅冬迄卯夏而竣雨師陽侯斂鍔規成務
相君其得天夫避無三而得有四相君之異政於是乎
可書矣尤有異者梁湘之朝適有元鹿浮江而來望相

君之轂而止禮斗威儀曰君乘水而王其政平則北海
輸鹿夫守土之相埒於君公今夷水而梁夷梁而衢平
莫尚焉詩云敷政優優百祿是道鹿者祿也相君即不
有神輸之矣是役也為浮舟七十餘上覆以版中維以
鐵旁衛以楯修一百二十丈有奇廣可四軌東西壘石
為臺拾級而上可百武陽列兩棹楔額其上東曰湘東
寶筏西曰湖右慈航西翼以亭亭三楹廣四筵而羨深
稱之署曰來鹿周繚以石憑楹而軒可枕而漱也東植

水神玄君二閣閣旁有室布席箕坐時有欸乃入耳中
主畫則守相劉君督成則郡丞尹公愉別駕陳公允問
簡公懋爵司理牛公維赤令君蔣公鑒偃費金二千各
得自節羨相君別有記橋名瀟湘相君名春閩惠安人
丁未進士

武昌府新修江岸記

郭正域

武昌枕江而城江漢諸水由岷嶓注艷灑下沿塗口直
瀉龍床磯湍悍迴環不數十里與漢水合新洲翼而迎

之黃鵠大別對峙受二瀆之衝江自東南來沙羨當之
漢自西來鵠山以下當之陳公澗而下勢稍東洲愈逼
愈怒直瀉西江其內為趙鼉磯鐫沒水中東南諸湖水
出而灌江江轉於城下城中醜二渠以洩積潦江得漢
水而益寬黃鵠磯巖石斗絕水週環洄激岸土疏惡沈
沙濺沫性不堅剛江徘徊於吾邑凡數折而不欲遽去
蓋洲與漢泊湊之沿江而岸殆難以畚鍤之力與陽侯
爭於汪洋之際也宋政和間州守陳邦先為長堤都統

別廓東為湖心堤紹興間役大軍築萬金堤建壓江亭
今堤半在城內居民棲止其上為閭閻矣所謂萬金堤
者半圯半沒太守張公下車問民所疾苦父老以江岸
對太守請於汾陽直指史公發贖錢五千金太守巡行
其上凡幾寒暑與諸父老約曰岸址不高則易沒岸基
不廣則易頽有岸者新之無岸者興之其可乎因遣官
視之自下壇至閱兵樓故無岸閱兵樓至接官署岸半
圯中閘口抵觀音閣水啗城址往來通衢岸圯至青

龍巷半圯夏口驛而上迤邐而南又南抵王惠橋故無
岸計費五千有奇於是御史史公報曰太守精覈不羣
早為之嗣是巡撫張公直指金壇史公藩司楊公張公
臬司董公俱報可公謂諸瀕水而與水習者便於因仍
難與更始彼水去則蜂蟻聚水來則鳥獸散耳數武之
地莫肯棄也數椽之屋莫肯撤也吾何所施土功垂永
久吾令奪其所暫不便而與以久安因檄示舊堤起南
浦盡郡城北址因石於繁昌因檄於舟師因民所苦陸

沈於坳堂而爭峙於水滸者增卑培薄踰年而江復漲
為輟役者再三歲始克有成緒凡費金錢五千有奇居
民始相與聚族而歌且儻曰今而後庶不墊於浩汗為
風波之民也語曰利不再不改法故黎民所懼天下晏
如也以瀕水之民師水之智以五千金之費奠百萬戶
之居以三時之勤貽千萬世之利豈僅僅歲月胼胝計
哉余因悉所以利害以準湛璧下捷之績如漢河內誦
史公者以副輿論故詳志其事公名以謙字本厚別號

益吾洛陽人

御史翼城史公江岸生祠記

郭正域

御史翼城史公按楚飭百度惠四民除強暴興廢墜楚
吏士奉若神明明年大浸城盡圯保安望山平湖漢陽
武勝五門俱塞土武勝一門艤舟其下金沙洲幾十萬
戶水沒屋門以外舟行於市城內半為波濤史公曰滔
滔者如吾民何水至以城為堤水去緣城築堤害在水
功在堤吾所屬贖鍰無所用之今歲築明年壞何利之

有一勞永逸是在良二千石武昌守留心民瘼民溺已
溺羣黎百姓徧為爾德其相與底績以所屬能吏與居
民相之沿江諸門何始何止有岸者何狀無岸者何所
高幾丈闊幾尺用木石幾何金錢幾何何以無壞宜用
何人其物斂諸田畝勿勞小民毋用匪人無滋糜費往
予以火災踰洲渡橋輿梁病涉其悉以對於是太守張
公奏記曰江自下壇抵望山門有岸者培而廣之無岸
者起而築之計費四千九百有奇取之府庫中子粒銀

僅四百八十有奇夫欲修沙洲先殺水勢宜於白沙洲
濬渠一道新淤高阜濬之使卑使靳水西然後議岸夫
用石則無算用木用竹則有稽嘉魚有洲課銀江夏有
學租銀應城安陸有子粒銀興國大冶有儒宮齋夫銀
共約九百金有奇敢以請史公曰以上金錢俱以供諸
堤仍捐予贖鍰五千金太守發之躬督之務為千百世
計於是太守張公躬行江上無晝夜寒暑率諸吏士勿
怠勿糜躬諸畚鍤勿踈勿疲課諸工役勿苦勿亟於是

自王惠橋至閱兵樓長一千一百三十五丈高廣四丈
有奇自王惠橋至紅廟無岸凡幾千幾百丈高廣如之
凡用青紅石十萬有奇松楸一萬二千一百有奇松片
二千一百有奇俱錮鐵鈐之鐵凡千百斛有奇又鑄鐵
牛四鎮之夫宇內四瀆吾楚有其二而合流於武昌排
蕩之勢爭雄於芳洲兩岸相翼而吾郡獨受不可磯之
怒誰能建非常之功公之上世史起一鄴令耳一引漳
水民歌之曰終古瀉鹵生稻梁孫叔敖以勺陂興楚吾

里中故事唐河南尹李適之以禁錢築上陽積翠月陂
三大防水不為患至於天子刊石著功使永王書碑皇
太子書額史公之功在萬世宜郡民之俎豆與社稷並
也公名學遷號武麟山西翼城人張公名以謙字本厚
別號益吾河南洛陽人於是太守張公從百姓之請為
祠宇三間於夏口驛右而使正域記之因系之歌曰江
之永兮湯湯漢之廣兮洋洋枕此江兮城隍障此江兮
堤防公何來兮汾陽被繡衣兮神羊墊我民兮棟梁長

我邦兮稻梁孰左之兮武昌與朝夕兮皇皇千萬世兮
烝嘗

南陔館記

李維貞

漢川張茂才永卿累世擁重貨至其先人太學君中歲
好道杜門距躍不交外事永卿既用嫻文辭之名又好
結客戶外屨常滿則辟舍南隙地為館以奉太學君落
成永卿問名於友人潘景升景升名之曰南陔而屬維
貞為之記蓋南陔之亡久矣獨詩序有之孝子相戒以

養也夫養非一端而已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
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是不同也舜尊為天子
富有四海之內仲由啜菽飲水是不同也凱風怨則不
可磯小弁不怨則愈疏是不同也食饗不為槩然而樹
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是不同也不登高不臨深
舟不遊道不徑在醜不爭然而戰陣無勇非孝也是不
同也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
然而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三諫不聽號泣而隨

之是不同也夔夔齋栗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巖威儼恪非所以事親是不同也幹父之蠱有子無咎然而善則稱親過則稱己是不同也永卿奚擇焉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悅之為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憂悲竚視不敢飲食此何故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委蛇已耳永卿之先人雅意乎長生沖舉之術清淨無為之業而永卿為是館以養之是以己養養親非以親養親

也趣舍將無戾乎且夫父子之親無所解於其心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豈待戒耶戒而後養非其至也楚有直躬者父竊羊而證之上上直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證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荆王聞之不誅也孔子曰異哉一父而再取名焉永鄉之以養親名館也謂何永鄉憮然曰不肖豈敢以養親取名蓋吾友督誨我也先生之言與家大人之道廣博而精微小子所不能窺然竊聞之禹益

之於舜曰儆戒無虞衛武公耄矣作抑戒之詩自古聖
哲焉能廢戒請以先生之言記吾館朝夕誦之如臨師
保庶幾無失養於家大人無負吾友命名之義是詩教
也余曰善哉永鄉之言詩也加東廣微氏一等也

太和山記

雷思霈

夷陵八日而至穀城去太和山尚三百里即隱隱見絕
頂頂之青靄入看無也又一日而走山谷中水瀰瀰皆
太和麓也望闕臺復仰見之若數辨青芙蓉絕頂若歲

麤蓋初日照之其光熊熊輕雲覆焉又一日至清微館
從此入治道相與舍騎而步道旁之觀目不及盼趾不
及舉太子巖以上予與玉檢疲極矣狀如几者平臺孟
儒伯從鼓餘勇紫霄始得輿日下春矣舍於南巖夜半
寒雨飛泉落枕上不知其為風聲也樓居出樹杪風斯
在下耳蚤起從房陵官道上太和宮九轉而至絕頂其高
穎出其大不過數十尺入金觀伏謁元君子拜手曰丕
顯大神降於楚採金四出楚最煩苦請以黃金臺化櫟

陽之雨作荊州貢何如俄而白雲起封中往來衣袂間
如大海水四望皆白氣如萬竈烟蒸之浮浮漏大地出
琉璃色奇矣俄而日光下射冉冉上升如輕縠累諸峯
畧可名狀如波如列戟如旗旂如食前豆下視清微諸
宮殿如海旁蜃氣乍遠乍近象生其中上視白雲如百
匹布著天其疾如駛其相織如天孫杼益奇久之乃辭
去而太和人飲我於層樓之上予一憑欄目精欲矜足
心欲酸下三天門即三磴道也太和人復飲我於天門

之上酒數行稱佛號者在山滿山在谷滿谷乃歌歌聲
過雲觀者舌吐下文昌宮讀中丞碑未畢取道虎耳巖
佛子髮髡髡盲矣與語贖甚車驅之而南巖人飲我於
來薰之亭亭臨幽壑而賓太上相與談山中三事此山
自尹喜陰長生戴將軍謝羅令外不聞有玄武玄武北
方水宿也有此列宿即有此山川豈神農氏以前天上
無玄武神耶若淨樂王是空劫事此山當是灰餘又孰
從而知之宋人好天書以奉玄武而文皇帝起北平襲

斗極陰行姚少師之言神道設教超五嶽而登封之世
廟復起南甸且在邦域之中矣遂傳會爾爾此山雲多
在腰際腰以上皆頂也下故不見頂腰以下皆澗也上
故不見澗其觸膚而合若在下崇朝而雨若在上旦而
西行若在下夕而東返若在上亦時有之又此山遠望
之絕頂劣於諸峯近望之諸峯劣於絕頂蓋諸峯參差
前擁絕頂獨後目力所及近者反高足力所到前者自
下無足怪再舍於南巖過紫霄而紫霄人飲我於禹跡

池之上歐陽孟弢為予言紫霄亘以絕壁帶以天池德
刑北牡合形家言為天太子為帝王宸即太和孤高南
巖奇絕清微曲僻玉虛平衍皆離宮之屬也過玉虛玉
虛人飲我於望仙之樓祠官以歌兒佐酒予大叫呼一
仙浮一大白徑醉矣玉虛一宿而過遇張真人真人七
十年前曾一過予家聞之類古而衣垢故廬尚在何日
重來也是遊也張孟儒羅玉檢兄弟楊伯從及予而五
於山十不得一於亭榭七不得一於宮觀五不得一於

畸人百不得一而杖頭錢且盡怏怏各騎馬去去無日
不雨來亦無日不雨獨山中四日不雨記云太和山區
域周迴五百里中央有峯名曰參嶺類博山香爐高二
十里望之秀絕垂於雲表清朗之日然後見山乃知俗
言廣八百里高八十里非也他如石門石室銅杖石床
之類今亦不知何處昔以學道者心有隆替百獸逐之
今學道何人昔之採藥不返者往往仙去今靈藥何在
然其為巨麗觀也方以內名山無兩語峇峻則穆天子

之所不得遊而秦王漢武之所不得褰裳而至者也語
火齊則軒轅氏之所不能治而夏后氏之所不能鼓鞀
者也語規制則五時三觀之所為積蘇而祈年集靈之
所為十舍避者也語林莽則領於中涓而嚴於禁籞五松
三花莫為之秀而大椿豫章莫為之年者也昔僧見洛
陽宮殿以為彷彿忉利天宮第自然之與人力耳予於
此亦云

東門護城堤記

袁宏道

公安治倚江江水齧岸者百有餘年至近歲遂割城之半以予水議者畫為三說以上一曰避勿與爭道也將盡撤其堂皇間井以就高而公私困竭不與者十常七也二曰築石隄於江之上流以殺水隄虹偃而出水勢北走迤南一帶庶免衝激而勢湍速投之石未必膠委千金於洪流途之人知不可也三曰疏二聖洲之故道以分江勢夫江身在南水去原而就洪疏之不勝淤也策乃下會直指使者應公行部至邑愀然嘆曰江患逼

矣而江議迄無定畫居者危危若簣下之火愚則處堂
抑豈無智者也江防使者徐公進曰適與薦紳大夫言
未竟也邑三面負隄而缺其東孟公隄垂右臂下揚令
增其支為前障往年江決東門邑居漂盡者左臂虛故
也邇來江患少定幸萬一之復而峻其左可以墨守此
百世之計也應公曰善是邦也詘詘又不可以需則為
邑出錢若干監司郡大夫而下捐貲各有差閱月而隄
成邑士民相與歌舞於市皆曰微直指使者重念災國

不及此孟子曰以佚道使民則不怨況其不使且為出
貨以貸命也一時善形家者皆言邑形勢自西北來後
疊而前削截之以隄則氣留留則能為諸祥且於邑為
左左屬龍也地宜豐形勝之所資也是役之興盈庭之
議頓止自忠襄公以來未之有也

重修三老堂記

周思久

成化間吾祖觀察使孔明公與方伯李公彥碩督學僉
憲董公宗南東髮結好以風節相砥礪及登仕版歷藩

臬遂飄然冥舉先後請老於家投閒養恬意在人外澹如也維時蜀朱侯則川宰吾麻至則敦禮三公謀多就之以故朱侯治行稱最焉御史大夫吳公行部至問侯所以治狀侯對曰下走吏何能唯是二三大夫之訓吳公擊節嘆曰有以也士大夫抽簪而猶不忘世豈不賢乎哉顧三公春秋高倘亦有懿侯舍蓋公之意乎侯敬諾卜邑西隙地一區築舍舍三公顏之曰耆英堂自是侯有大政則延三公登堂而問焉以為常後三公云亡

堂就北遺址鞠為茂草迨今百餘年未有修復之者文侯舜堦始掃而新之易今名曰三老堂而因屬記於予予維憲老乞言古之道也乃晚近之為吏者大都東檢押礪庶隅勾稽於簿領筦庫之間不者或窺承當轄風旨為名高朋求師質顧迂視之豈知親賢則益好問則弘單智寡聞者道之所不載也今朱侯行古之道文侯聞其風而悅之益求光昭前烈堂成出教令凡學士大夫以公事至者皆得停車繫馬於此以時諮諏焉是侯

蓋以三老望人人矣則登是堂者有不慨然想其為人
思以作求之與然進言在人擇言在心心苟虛矣即街
談巷語亦有可裨治理者不則雖使端木說辭亦安所
用哉昔子賤宰單父求五人事之而稟度焉以故不下
堂鳴琴而治夫子賤在孔門負牆之列其學摩之深矣
乃為宰猶必求助於五人則學之交相資也侯振纓稽
古敦素秉正其嚴不苛其寬不縱有和平之軌焉而侯
方汲然求之人不以自足是侯之志念深矣顧予迂悞

無能繩祖武追配前修奉侯擘畫萬一乃吾黨學士大
夫素自所期信者豈在單父諸人後耶誠反而思之求
所以助侯者何在則庶幾哉交資之義乎而後無負於
侯作新斯堂之意

李公建城記

鄭重威

監利荆之屬邑也舊有上坊里宋淳祐之初荆湖制置
使孟珙徙治魯洑口即古中夏口也故無城正德乙亥
邑丞杜漸以巡撫都御史秦公之命始築土為城歲久

就圮且墮不可守識者憂之隆慶壬申前邑令李君克敬執巨寇數十人磔之於庭訛言醜類欲圖報復居民咸恐謂不可無保障乃以狀聞撫治都御史凌公巡撫都御史趙公巡按監察御史舒公合疏以請制曰可移檄大參楊公兵憲徐公督荆二守秦君寵量工度費議甫定邑令李君純朴以忠鯁左遷至僉曰事其濟乎城重舉也非誠與才合者其誰能為之抑數或亦有所待與君亦毅然自任曰是誠在我乃面形勝揣高卑酌遠

近程工力增窰竈規畫未幾以入覲北征明年三月事竣旋任乃理前緒智覃慮殫舉無遺算奮然為之不惑於浮議諏日興事鳩工庀材驅市廛間民使負畚揭而不妨農工贖干紀者以陶甃用示懲戒勸諭富室使分作於野而給之直法嚴令一朝省而夕課焉即暑雨弗避勞者勞之有不共命者罰無貸人益感奮衆力競勸咸樂趨事惟恐後不數月訖工周遭以丈計者千八十有奇高九尺廣丈有奇為門五曰朝宗曰望京曰朝陽

曰阜民曰保和門之上有屋蔽之為間皆三雉堞蘄萃樓櫓整嚴宵柝無警諸懷不逞者不敢過而窺焉於是邑父老相率造予曰吾邑城成矣今而後吾民庶其帖席矣乎先是望此舉者不知幾世幾年幾人矣空言無補徒為闕典明侯涖任以來未數月也談笑而就之屹然一方雄鎮借使有警民可恃以無恐矣功不可忘請紀之以風來者予曰李君才優誠立政教兼舉剝繁理劇風采凜然法若嚴而實寬財不費而事集佚道使民

而人不以為厲也材石具而人莫知所從出衆役並興而田野之耕夫晏如也是以力少而功倍民忘其勞而樂其成豈非百世不朽之偉績乎昔吾夫子作春秋城邢城楚丘皆特筆書之召伯城謝而黍苗之咏興仲山甫城齊而蒸民之詩作良以有國之大防生民之安危係焉非徒為觀視已也然則茲城之設豈曰小補之哉紀之貞石固宜是役也三守朱君諭節推劉君坤皆常先後署篆與聞其事而邑丞侯之屏主簿謝選典史姚

岩顯均有勞焉例得並書其他督工效義者列其名於碑陰是為記

修築黃師隄記

鄭重威

前巡撫陸中丞石涇築黃師隄民到於今賴之表於道曰陸公隄今碣在寅賓門外區其祠曰思公識不忘也乃上御歷之三十有五年江水橫溢隄復決廬舍田疇蕩而為溟渤死者不可數計非常之昔前此所未有人情洵洵守臣恐維時陳公津南以宗伯郎出典南郡省

方觀風心甚惻焉喟然曰監利之民其病乎國依於民
民依於隄無隄則無民矣國將奚賴乃條陳災異請於
監司於參藩於柱史於大中丞區畫周密言詞愷切僉
如議於是定章程嚴期日會計錢穀贏餘之數量工力
多少親為調度以別駕李君壁山為才且賢其歷任也
久又甚得吏民心屬董其事進監利王侯兩川面授方
畧曰民情狃於自安每難於慮始而佚道使民雖勞不
怨乃者辰角朝見土工其始失今不治隄為墟矣水將

復及其為害滋多兩川奉以周旋晨戒夕勞糾衆治之
且諏日舉事申諭太守阜民至意於是郡僚承式萬夫
展力荷畚執鍤者如魚鱗然始丙辰十有二月越明年
春王正月隄成比舊制增高一尺廣稱之士民不忍忘
請於縣令就舊祠為主與陸公並祠刻石紀績徵記於
予乃言曰先王體國經野以防止水秋官雍氏掌溝瀆
澮地之禁皆周官之法也我國家純用周制縣設水利
丞一員凡以為民而已是故環監利皆水也隄為急務

吏茲土者將水災是禦而顧玩乘之民其謂我何津南以宏遠之學負博雅之望敷惠之政首以治水為己任其再造之恩與陸公並昔召信臣為南陽太守開通溝瀆杜詩繼之修治陂池人為之語曰召父杜母夫召杜通水道為民興利除害與今日事大率相通將更其說曰前有陸父後有陳母不亦可乎遂為之記系以頌曰江出岷山濫觴不竭控引巴渝括會大別維歲執徐罔象播孽澎湃衝突蛇龍改穴隄障崩潰壞民廬宅其溺

死者無慮千百太守曰咨民匪秦越何辜斯人而罹艱
厄百川不播民何以穡相時度功備為區畫竣功告成
士民胥悅自今日始歲其常獲豈專民裕亦以足國不
有我侯吾其魚鼈遺愛在人表之石碣物阜民安惟侯
之德

龍門洞記

周伯殷

龍門洞在長陽縣治南一里清江之陰洞有水北流入
於江兩岸夾天峭聳千仞惟晝分則見日繇江界褰裳

躡衣而進數百步始至洞所懸溜自崖端飛墜勢若垂
練聲如震雷凡五坎而至平地每坎高十數仞而下瀦
為潭其第五坎為潭幽深莫測兩溪多嵌巖俗傳為蝮
蝮窟宅怪石層疊乳水亂滴凝為鍾乳其下皆白石瑩
潔爽氣襲人如凌陰有異草附崖而生鮮翠盤曲如畫
芝象有魚無鱗四足善登木食葉兩崖之巔皆絕巘喬
木蔽天人跡莫至其上多烏龜文豹雄獬刺豪羚羊人
熊巨蛇毒蟒有鳥焉四足如狐兩翼如蝙蝠毳毛黃紫

緣崖而上乃翥而下曰飛生又有怪鴟狸首肉角斷箸
使方而銜之呱名曰負板遇之則凶宣德六年夏五月
大旱縣尹趙君銓教諭簡君載訓導周君嶽偕予入洞
祈雨道流王愈沈符於潭有雲氣從巖竇出拂巖岐而
上至於崖端大雨斯注仰視日光炫然自若余輩即冒
雨連日乃止田疇既足槁苗勃興歲以大熟於乎荒巖
絕壑邃谷元湫有禱輒應乃能布甘澍蘇旱灾惠及民
物蓋神龍所潛然也天下之名山大川在祀典者何限

而求其靈應如斯者曾幾何哉予故記之以告後之宦遊於此者

重建寇萊公祠堂記

沈慶

廟祀之設其來尚矣見諸禮經則曰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況有功德於民者乎巴東邑有舊令宋丞相寇萊公祠堂是乾道間縣尉王寧孫所建歲時致祭水旱疾疫有禱輒應久而毀於兵燹與公所治秋風白雲亭故址俱存距今邑治凡七八里許阻山隔江

非舟莫達民以祭禱為艱屢欲改建而工未就景泰甲戌春予適按部至邑時鄰境猛虎為害獨巴東無虞父老因相感歎進而請曰我公遺愛在人迄今三百餘歲猶能捍衛是邦先時公遊壽寧禪寺僧嘗預設供具以迎公怪而問故僧曰寺崖有白鹿但公至必為之預鳴公試而驗之遂神其地遷邑治於茲並構白鹿亭以為遊憩之所歲久亭燬欲因遺址建公祠以便居人祀事敢以是請余書而應曰公何惠愛之深及民之遠若是

乎若等亦可謂知報本之所自矣夫豈不宜衆聞而喜
踴躍趨事不越月而祠訖工縣尹張淙洎僚屬復請為
記以志諸石夫以川嶽之氣全而孕公故生為名臣歿
為神靈於以福國利民此理之常無足怪者間嘗閱公
本傳自幼岐嶷年十六以父陷番上書行在辭色激昂
太宗壯之命有司記姓名後一年第進士擢任巴東縣
實太平興國中也比方抵任舟經叱灘險幾覆溺忽神
自水中挽舟而行公詰之荅曰我黃魔神也公異日當

大拜故來擁護但裸體不敢出見公以錦袱投之神即以錦蔽體出拜而去既而涖位每期會賦役不出符牒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民莫敢後者暮年之間政化大行邑中無事嘗手植雙柏於庭人比甘棠因號為萊公柏公廉介剛方不矜細故每臨事必以大義決之詩嘗取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閒之句以寓興識者知其有濟川之才至真宗朝果拜為相政府清肅邊患鎮安瀟淵一盟敵人歎服中興賢相公為首稱後罹丁謂之謗

竄謫海南道經公安公以竹挿地仰天誓曰準若不負
朝廷此竹當復生未幾謂亦有崖州之貶公以蒸羊迎
諸境上戒家人必靡有他謂亦慚悔見諸言詞非有滄
海之量疇克臻此是公雖受謗終不自明卒於南荒可
哀也已其後李遵勗疏公平昔章奏仁宗上覽始見曲
直復公爵位贈中書令謚萊國忠愍公詔葬洛陽過公
安而向誓之枯竹復生民亦泣弔為之立祠此非德動
上天能如是乎祠倚學宮比舊有加不可無記以志歲

月復為迎神詞一闋以遺邦人俾歌以祀公其詞曰公
神遊兮來帝所颯英靈兮蘇下土雷鼓鳴兮雲旗揚公
陟降兮在庭戶醑牢潔兮黍稷香庶歆享兮昭靈光讒
諂滅兮悟君王謚贈加兮名愈彰詔歸葬兮自南荒誓
竹生兮榮道傍興悲思兮感涕滂愛庭柏兮如甘棠建
祠祀兮依崇崗福吾民兮壽無疆

保釐堂題名記

湛若水

惟鄖跨於四省其東則自永濟石巖以達於河南嵩盧

浙川其南則自沅洲遠河均州以達於荆襄武昌其西則由房竹以達陝西平利之境其北則由武陽盛水馬昌上津以達山陽白河之境稽古憲皇廷臣集議若曰惟郢實四道之衝厥隸湖省其程月餘政令難及荆襄安河南陽漢中諸府流民嘯聚深峒窮谷古稱悍剽健濶喜則人怒則獸厥患惟劇徂茲劉石王李作難殺掠我人民虔劉我官軍如兔之有穴此捕之則彼出雖有智勇莫克濟乃遂立撫治都御史居中以制四方承以

府衛州縣為久安圖制曰可於是凡所割隸悉屬撫治
凡諸獄訟斯理錢穀斯計兵甲斯飭土宇斯戢亂畧斯
遏邊防斯備城郭斯修流離斯安悉聽撫治毋奪於諸
路之巡撫越自原公傑肇治於斯繼者凡三十二公爰
及方岡胡公東皋士民戴之胥與造於府廷而告曰維
我胡公甫下車不遑朝夕安我士民勵我庶能作我德
業興我水利完我城池足我兵食閱我武藝寬我逋負
雖畢公保釐東郊何踰焉然自原以及戴王諸公迄今

未有題名則何以揚前烈懋勵於無疆乎太守陳君雲松以告甘泉子於京師請記諸保釐堂之石以垂遠甘泉子曰保釐之旨冊命不云乎道有升降政由俗革故周公君陳畢公相繼治維其時周公毖殷克慎厥始其原公之時乎君陳有容克和厥中其戴王諸公之時乎畢公保釐剛柔合德克成厥終其胡公之時乎時之用大矣哉繼諸公者與時上下雖百世可行也書曰三后協心同底於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此固聖天子今日

南顧之望也後之君子其將列於石者得無同此心乎

重修譙樓記

周清

按房縣居萬山底歷五代無兵火之患自元以來四方
流民爭聚迄國初房境草寇竊發襄陽衛遣官軍勦捕
間遂留守禦洪武十一年創置千戶所越明年千戶李
信以軍民日衆作息無所警悟當城之中乃建譙樓歲
久傾圮正德戊寅春千戶計麟復新之徵予記樓廣三
間高三丈深如之四顧溪山環遶欄檻軒豁樓之新與

軍政俱新也斯可紀矣蓋譙者望也謂登高以望故美麗之樓謂之麗譙世傳麗譙之樓魏武所造畫角三弄曹子建所撰也今角聲之鳴鳴者所以警人於昏曉之間使之感悟而有所懲創也又嘗觀李衛公軍城及野營日出沒時鼓千搥凡三百三十為一通鼓音止角聲動角十二聲為一疊三鼓而昏明畢角音之數與子建實符今房城重建斯樓以施軍政以集軍事以出軍伍皆有關於大政豈細故也哉若時際清平干戈不擾民

物康阜登樓攬勝咏歌乎聖化慶幸遭逢於太平之世
不亦美乎

夫子像塚記

韓應嵩

塚在舊學廟基先是夫子塑像宋元時有之嘉靖間宰
臣奏毀易以木主師儒不忍有司為設蔀蔽之萬厯元
年遷學遂瘞像於舊址杪櫺樹下荆襄無此樹生古鄴
城南大數十圍高出城上永樂間知縣王時申列鄴陽
八景其一曰杪櫺夜月為詩咏之後其樹枯朽為暴風

所折有赤水流出其後復生於夫子廟前未及百年其
大與前樹同而楚幹奇古如蒼崖翠壁皴皮參差如龍
鱗蛇腹亭植秀拔如端人正士不可狎玩覆庇周匝如
夏屋帡幪秋月當空殘陽倒影如鋪金鏤玉不可勝原
南北遊人停驂艤舟相攜攬不忍輒去始列夫子廟前
今為夫子廟塚樹亦奇矣哉

清田記

袁國臣

高皇帝郡縣天下授民常業田與稅埒焉率土皆然吾

潛地方百里稅僅以萬計豈云不清而復清者謂之何
蓋潛之為邑當漢下流自嘉靖以來漢水數漲漲則田
沒而民徙田沒則經界淆民徙則故業失猾里豪右往
往乘此蠶食之漁田屯田與民田犬牙錯而民田之稅
較漁屯所輸不啻十之七八小民欲紓目前之急率影
射以售以故阡陌其田者無升合之稅稅至數十石者
地鮮立錐敝也久矣前令歲更代易比至邑故不悉又
無籍可稽咸承訛襲舛濫觴獄訟而國計之逋民用之

誣日甚焉且潛為興邸湯沐故無城當路移文城之為保障而疲瘵之餘公私罄懸相視莫敢發猶然據賦稅額數而坐派焉意謂親於吾身可幸免夫緇及矣其如民何頃明山朱侯至府視事諸司築城之檄星馳告急侯召見父老問財力所出狀父老具告前議且刺刺稱不便侯曰公家一切緩急何者不倚辦田稅乃潛之民田不稅稅者不田若此竊慮溝中瘠罔所蘇息復執此為勿亟之役是窶人枵腹責以肩重鮮不仆矣顧成案

已具勿容議城且議田稅於是決筭當路請清之既得
請乃屬部下民令曰爾惟彼疆之正毋爾越越者有罰
又令曰爾惟自報之悉毋爾隱隱者有罰又令曰爾惟
互察之詳毋爾縱縱者有罰侯乃斤斤焉持三尺法日
驅手足耳目以從之雖時炎暑暴行赤日中未始有厭
亡何恣睢者流鑠金之口道途騰沸蓋撓之也侯曰吾
自信無他已耳安能快彼羣囂以魚肉我民哉晝夜矻
矻手持田稅大較而裒益其間他如陂池林莽稍從寬

等魚課籽粒不失舊額以萬厯丁丑十月而計籍告成
侯於是按其籍行之匪直財力適均城成不日而獄訟
斬然熄兩稅應輸者至擁公庭不得遣境內喁喁頌說
平治若重覩高皇時也嗟乎如侯者難哉難哉今之人
抵掌而計天下無難為者及當事變紛紜首尾牽制靡
不逡巡卻步為自全計乃侯百年積弊與民更始羣射
四至一不為動如砥柱然要之守以見定才與誠合爾
不然幾何而不為所中格哉夫率舊無過循故遠非一

恒人能辦矣侯豈好為多事以趨赫赫者邪弊則掃而更之耳所願後之君子朝夕修之以保有終豈惟潛民之休哉

巴東連理閣記

張尚儒

天下之物號為珍異佳祥者不常有於世世亦無從知之故雖有嘉植奇卉每混於品彙儔伍之中必待積久而後見巴東縣齋後即巴山之麓有棗二株相離三尺許株各二幹中兩幹曲向而上合生為一余壬寅莅茲

土簿書期會未遑游覽會大中丞趙公議遷是邑檄赴
武昌往來籌度吏事旁午未嘗足履其下越癸卯夏蒼
頭忽告以棗之故余視之良然問之邑縉紳先生父老
子弟舉未之知問之邑博徐周兩君兩君愕然驚欣然
喜曰是名連理物之佳祥何以生此余喟然嘆曰詩有
之梧桐生矣於彼朝陽言佳木非勝地不產守土者見
巴之民生凋耗水火頻仍不思所以修政補救率罪地
脈往往議遷由今觀之棗之連理而生地效靈矣於是

白之中丞刺史乞仍舊便報曰可而徐周兩君邑縉紳先生父老子弟咸謀所以表其異各捐俸輸木負石鳩工建閣於棗之傍兩踰月而閣成因以連理名焉先是有形家者言縣治學宮俱本巴山之脈負陽面陰當於縣齋之左背學宮之右有建一高閣始足接高山之雄壯泮壁之勢故閣遂按方而建廣十有餘尺深如之高十有六尺東面開牖南北為隙窓登是閣者右瞰巴山千尋聳峙左瞰飛鳳山萬烟蒼翠俯視江流浩淼風帆

歷歷皆在睇眄之下而民生盛衰登耗之故居然睹矣
觸目激衷隨俗雅化奉法循理與民休息當心謀所以
鎮撫巴民者斯一閭也豈徒壯形勝表佳祥已哉嗟夫
巴固楚下邑宋寇萊公宰是時蓋在江北岸也南宋徙
今治幾五六百年於此其橐之連理不知生於今之何
時歷官茲土者不知幾經人巴之人往來其下者不知
千百數卒無一人知其異余任踰年始見之得徐周兩
君而始知其祥不亦異耶向使萌之芽之而人知之則

朝視暮撫生理不固安所得今日之茂且孳也故珠藏
玉韞物之珍異不易知也類若此不易知而卒未始不
可知謂之祥也亦宜因記連理閣而漫及之

炎帝廟像服記

無名氏

隨之厲鄉炎帝所起民因立廟祠炎帝至今歲時水潦
旱暵災沴病疢有禱焉輒應禽鳥螻蟻至不敢近遊其
廟民以此益尊畏之其廟中偶上為帝像而首之形如
牛自昔皇甫謐之徒蓋嘗主此說甚矣傳之之訛也炎

帝之見於書者多矣易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
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此炎帝之見於易者也
禮曰厲山氏之有天下也有子曰農此炎帝之見於禮
者也春秋左氏曰炎帝氏以火紀官故為火師而火名
此炎帝之見於春秋者也易禮春秋之述炎帝如此而
已矣不聳其牛首也借使信然好志怪者莫如左氏何
不言歟天地之始今日是也彼其荒忽寂寥樸質醇魯
則信矣若夫人之形豈得以與禽獸類又況其聖人哉

雖然炎帝以教民耒耜故名為神農牛者農之所資也而習俗訛言因是謂炎帝牛首此固非君子之所信則未知皇甫謐之徒奚從而聞之也宣城楊侯之治隨最重神事受政之始使屬官代謁廟下因視廟祠將治完之而吏以像為告侯曰妄述古先以瀆聖人此皇甫謐之過也吾不可以不革即遣工人毀廟舊像更其首形而始冕

溫泉記

俞釗

隨陽西行百里許有地名曰梅丘高山翠嶺星拱雲矗
綺綰綉錯林霞島霧聯嵐含輝自巖谷委折而來溶溶
然有泉出焉不熱而熱不燭而溫泓渟洄流注於一窪
卉荒藪翳傾亞缺圯弘治戊午春正月隨州太守李侯
循行阡陌道經梅丘顧瞻形勝見而奇之命鄉民趙信
等除繁木剗輿草而得溫泉之脈規畫量度甃一小池
廣八尺深一丈引泉縈而注之以為洗塵之所池之上
構一小亭覆之匾曰溫泉泉之前又構屋三間以屏障

之居者耽於斯浴者憩於斯行者息於斯造化效奇至是始顯夫地靈嗚呼地不自美因人而彰魯城沂水會稽蘭亭不遇其人則勝跡湮鬱徒貽林澗之羞然則是池之設豈專水泉之適歟抑直川原之勝歟殆天假之奇遇或者因其細而知其大也耶李侯名克嗣字士修西蜀內江人登弘治丁未進士惠澤洽於下政績聞於上修學宮立禱祠構洗心亭鑿夜明池有功於隨多矣此特其一事耳因書以記時是歲孟秋也

湖廣通志卷一百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湖廣通志卷一百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主事臣吳俊

謄錄監生臣王利賓

欽定四庫全書

湖廣通志卷一百十一

藝文志

記

皇清

玉泉山記

王新命

關聖夫子浩然正氣充塞天地洋溢古今固非一方
一日之顯靈也予讀史至長坂之役未嘗不廢書而

嘆曰英風正氣千古勃勃今癸亥之冬以巡採

殿木路出當陽士人言城西四里為關夫子墓因造謁焉
喬松古木蔚然陰翳風霜冰雪氣象森冽展拜畢走
長坂想見當年據水斷橋瞋目橫矛之狀歷歷在目
猶如一日也由是山行六十里有峯聳立林壑深秀
名曰玉泉歷傳為夫子遇智者處稗史載之甚悉而
予以夫子之威靈雄傑何地不顯而獨顯於茲山且
以夫子之成仁取義奮忠勇為神明又何待智者數

語而氣始平是不能無疑也繼而爽然曰天地之大
總歸於正凡德慧術智皆從正氣而生智者之與夫
子遇實以正相感也不然智者一學佛人耳雖明通
圓覺亦不過如法深道林高坐清談安得與夫子之
英靈互相印証是智公之智神化於夫子一正之中
故玉泉勝跡之所以傳也今夫子在天之靈如日星
河嶽而茲山之名又已炳垂天壤如來不可思議老
子比擬猶龍何待予為之記而予以夫子不過各得

其正以成其夫子而已人皆得天地形氣之正以生
人心各有一夫子存焉當全其道義養其剛大保合
各正持此正以修身則誠通鬼神志貫金石持此正
以出政則胞與民物徇公忘私扶三綱而植五常安
往而不遇吾心之夫子哉登斯山者當作如是觀

太和山記

王永禔

己酉孟秋由漢上泛一葉遊太和計十有二日舟次
樊城前所風經者勿論自此泝流山不甚巖崎水浩

翰曳為練匯為輪暗沙潏潏舟行石齒間觸之時作
裂帛聲又兩山東水浦嶼中亘望者疑為漢水將盡
也已循枉渚鼓泄而濟始依山足達於中流他如亂
石石門諸灘嶒岷澎湃怪石競立如象如馬舁夫從
江心浩淼中懸絙直上水漲怒嚙人趾不得前篙師
疾呼賈勇與水爭凡十餘折險始渡過均州數十里
彌天放白入水挿青天為茲山開神區入境固異至
均舍舟從陸距郊田在草間過大山平楚生風過會

真菴菴故周藩造也是中有羽流習靜者居焉菴有
桂八株匝陰布地時才吐萼恨行促不能親其馥郁
襲人也過此為遇真宮為元和觀萬木扶疎夾道而
峙從元和造嶺樹尤奇千尋百抱鬱盤膠虬鵲渡成
橋見樹而不見山山下草木晻曖望莫窮際馬行霧
中上下蕭森人天一氣忽霧稍斂霽色掛於樹杪光
不能勝初若避然少頃螺髻吐日曠陰漸消萬光灼
燦從稠綠中出如臨滄海而觀日出也過此為迴龍

觀路漸巖下十八盤紆磴幽徑回復多姿中又有九
渡澗水流淪淪然綠依波影寒碧一灣山至此斷而
復續中多環抱蜿蜒見奇甫行數里山益加峻大約
前此山之勝在樹至此壁立萬仞山多稜稜見骨又
以石取勝望紫霄宮金碧輝煌在層巒疊嶂間如展
旗禹跡諸勝行者罕習惜未搜榛而求覲面失之若
夫杉檜參天株可十圍曲如蓋直如幢立如人不可
指數而七星尤稱最使分其一二植於通都當亦與

虞山之檜慈仁之松爭雄過南巖馬不可度策杖步行見斜橋一泓涓涓不知所自及朝天宮瀑布自山中來散珠濺沫始知其山水相得過此岌屹高懸旁頂稱絕巘矣及身與齊而此峯忽前顧又一峯列焉數登數失亦如之蓋天柱峯在過南巖時望若几席至近而七星香爐中笏諸峯反能蔽之上天門梵音佛號沸然而至山鳴谷應望前峯者如猿背之相引心悸不能止循一磴不數武輒憇憇已復登屐齒告

勞腰膂不攝然以所適為安不知疲也登天柱絕頂
呼吸雲漢如出胸臆遠望漢水有若高樓巨榭俯視
溝澗然下矚諸峯或光呈盈袖或淡烟彌壑陰霽散
施又如碁布此時已覺此身在碧落也至冶金之工
構造之麗所費於少府金錢者無算此何異於土木
禱祠乎而當時不稱厲億代奔命恐後者何也有所
托於不朽耳獨怪此山密邇關隴當秦皇漢武寤寐
三山瑤島間曾不得一遇至元有聞而大顯於明倘

令早顯右軍不致思於汶嶺夢得不獨羨於九子也
次日綠章奏畢別山而返還顧群峯依縵人猶以
南巖玉虛過真全勝未攬也返乃造觀焉過南巖宮
觀絕壑有石洞祀元君旁循曲徑至捨身巖異松夾
石而出山形峯嶸不可狀遂亭焉細嵐紺日綠塍清
潭皆成麗矚情不給賞過玉虛日已告夕挾童子往
觀宮制麗甚直逼未央建章如會仙樓水簾洞薄暝
一登暹及探幽過過真旁祀三丰真人圓嶠方壺其

信然也當令鈍根起悟矣予所不足者過會真以兩
游玉虛苦晚舍遇真而宿元和過南巖而無善主舞
龍蠟燭以馬瘖告罷有勝情而無勝具二者之奇幽
僅寄於友夏記中臥遊而已嗟乎憶辛未予方十六
同伯兄季弟往謁距今三十九年矣嗟前度之再來
痛劫灰之已過蓼莪鶴原諸感交並回憶所涉十不
記一茲特筆之使後此之年偶一把玩便如杖履聊
可補劉家數十迴也若謂為夢率寫照烏乎敢

黃州宋賢祠記

宋 肇

仕而過黃靡不言蘇子瞻王元之至於張文潛秦少游非其忘之即不知之矣仕而過黃者靡不言子瞻元之之雪堂竹樓至於子瞻墨堂非其忘之即不知之矣予判黃之二年梅州張長人過予而言曰吾黃自兵燹以來諸名勝悉委榛莽如子瞻洗墨池獨趙文敏手書三字猶存瓦礫中此寒山一片石也吾君得無意乎余聞即大喜命輿人移置東齋又三年為

康熙己酉予董漕自淮歸日長無事因念先賢故迹
久就荒蕪使後人靡有瞻仰守土者責也言之太守
渤海羅公及九屬諸有位咸捐資重修之始從坡里
坊求池之舊址甃砌剔壤水泓然漢欲出池舊無橋
與亭今創建其上以文敏字嵌門簷間既而曰池得
矣無堂何以祠爰建堂池之東祠子瞻其中以文潛
少游為配兩先生固嘗遊黃又蘇門士也遂名曰雪
堂堂成猶有餘材因建樓池之西祠元之名曰竹樓

墨池因故址雪堂竹樓非其地而佐之從名也使遊人過客聚而瞻之者不忘也合之為宋賢祠云祠既成移余書之複者置樓上移余東齋花木自中州來者植池側而傍為數楹招僧末子住其內以供朝夕於是黃之人若忘其為舊有而煥然新出於耳目之前也不數月余以先太夫人棄世將去郡歸里惆悵者久之歲且暮張子長人復自梅州來別余因坦步池上張子曰甚矣先賢之賴有使君也抑吾聞之昔

韓魏公年少以家艱從其兄游黃黃人思之為刻其
詩於四十年後使君忘之乎又曰昔嘗讀楚故載東
坡洗墨池蛙口食墨而黑黃人殆未之信也是二說
者余憫然念之遂為記

重築吳家隄記

劉鴻誥

易曰潤萬物者莫潤乎水水能潤物也不治害物亦
甚九州之內分支析條搜源極流累帙莫罄禹貢一
篇歷歷若指諸掌相其勢而治其要也要則雖小必

治吾楚夙號澤國荆襄沔陽實江漢都會監利介數
郡衝則又江漢之所徘徊環拱激蕩潴蓄之邑也地
窪而民貧十年不得三稔宜哉古者有溝洫畎澮自
溝洫制廢疏瀹不行民命國賦常恃隄防監邑田之
名坑者星羅碁列賦或十石百石千石其地之有田
有廬即築其地之隄獨秦馬一坑以萬石計居邑賦
半城郭在焉邑之盛衰民之飢飽視之故土與糧周
數百里臨江曰南隄近北曰北隄北隄不常潰因不

常築南有蕩洗頽齧之患每農隙輒興役往者里胥恃此為壟斷甚至石糧派及六七井戊午秋邑侯程藻來守此邑勸農禁羨搜抉積弊至於隄工乃嘆曰凋殘之民其堪此厲政乎爰是廣謀深慮計土不浮鎔銖程工釐及分寸每石二井隄之隆然而起坦然而實者倍昔民困以蘇乃灾沴不息辛酉七月黃潭潰於江陵建瓴之勢怒濤瞬息趨監邑四境茫茫無際侯心惻然命舟拯溺全活甚衆未幾奉檄有司秋

聞九月返水稍落隄稍出親歷所謂北隄者潰口百餘泊鷄鳴觀隔岸奔騰滂沸洶湧萬狀問里人曰此何地也里人曰地名吳家則黃潭之決使然也創始無稽則左右有峻嶺則北地勢卑下為沱潛水故道歲五六月必漲漲必瀾瀾輻輳入則而南瀉泰馬河東注坑之毛家口福田紫微小沙口西注坑之三灣蔡家潭高家老直浸邑西北隅隄如城然河如隍然嶺如郭然吳家則其一關鎖也一有不虞則坑為海

之腹而剽為淮之胃矣丙申半圯前尹何築繼韓繼
王增之侯曰每歲必溢之水攻隄三面東以一剽鳴
呼其危哉里人曰不寧是也剽以北皆深溝大壑蘆
荻萬頃遠方盜竊之徒出沒其中戊戌己亥大饑白
晝劫財物限隄不得越而南侯曰隄去邑纔二十里
邑有倉庫職守之任也南垵居民湊集強梁所覬覦
也前尹惓惓其有深心乎揀北隄潰口費繁者并剽
為十以例上之監司趨之擇日復臨諸口度其廣狹

深淺多寡閱月垸隄竣則隄亦竣計工若干井面二丈脚視面三倍高六丈長視高二倍向也噴沫揚濤忽焉行旅如雲登之者望清溪縹緲縱橫若帶碧草含烟牛羊漫野禽鳥啁啾漁者牧者芻蕘者商賈者往者來者負而攜者或歌而過者顧斯隄而樂之唐樂天司馬江州築虎丘隄七里隄遂名白公宋東坡守杭不欲廢西湖遂築長隄至今稱為蘇隄若二賢者皆能興利除害相勢治要其澤之與名直與天壤

同不朽游人咏士著為詩歌今之隄雖不創始於侯
侯及民以實心實政深於創始垵之人不欲忘侯德
將以程公名隄而垂諸貞珉屬予為文予因詳及通
邑之水道隱言隄工之利弊使後司牧者守良法哉

天門縣儒學記

譚 篆

天門古竟陵也邑學宮舊在城內規模庳隘宜非瞻
依居養之地父老傳百年前僉憲柯公感清河之祥
徙置北郭即今學廟地也僉憲精堪輿家言攬轡卜

吉馬忽踣地異而鑿之泉湧石出是為唐吳道子繪
鐫先師像兆食吉遂遷建焉其宮古城環繞兩湖襟
帶雉樓屏列於前鳧洲峯挿乎左煙鐘霜艇夏荷秋
蘋之勝恢恢燿燿鬱若蟠龍云廟制中為文廟為兩
廡前為戟門為櫺星門廟東為祭器庫戟門左為神
厨東北為啓聖祠左右名宦鄉賢祠廟後為明倫堂
堂後為尊經閣東西石坊為表坊外泮水方廣十畝
四時澄澈不隨兩湖為消長開豁深閒有嚴有翼百

餘年於茲矣癸未兵燹尊經閣及齋號官署祠庖等
皆毀巋然獨存者大成殿明倫堂已丑火災殿復毀
先師木主移置明倫堂顧瞻泮壁恫然心目吾邑數
百年黷黷瓊宮之盛一旦鞠為茂草閱數年西泠顧
公巡視楚北同閩中黃公司李駐節天門肅禮聖廟
徘徊徙倚慨然者久之爰集諸生而語之曰鄺道元
含巾吐柘陸季疵萬羨西江竟陵煙月似吳天風慕
之矣以故休風顥氣代鍾名哲在先朝理學名臣則

魯文恪蓮北公顧命元老則周冢宰敬松公陳司徒
正甫公詞林宗匠則鍾學憲退谷公譚徵聘鵠灣公
駸駸乎其盛也今兩湖煙月光照黉宮而顧瞻俎豆
風雨鳥鼠之不卹無亦多士之憾而司牧者之職事
歟夫廟者貌也先王飾廟以隆禮將以報德也不崇
其貌無以示敬如興道何且道之在天地也發於山
川洩於人文而吾身參兩焉是上自日月星辰下至
昆蟲草木所以位育者於是賴之國家舉帝王之政

養士取人率用是理況是邑三溼名區人文所萃而
廟與學委諸榛棘如報德何遂請守憲王公巡憲孟
公太守張馬二公欣然同意爰偕邑侯劉君學正王
君各捐官祿首登役書而義風所激競相舉助凡木
石黝丹髹堊傭募咸取足焉而邑侯暨學正又命工
圖式敦事者務極弘壯以合於度士旅徒胥勤効職
事後不朞年廟學一新工始辛丑訖以壬寅念茲膠
庠重興落成之日適當

國家改元觀光之始黃公繼至率羣僚從師儒聿觀厥
成復顧諸生而慶之曰先師參前倚衡之訓欲隨所
在見道也况專業其地者乎繼自今入其門者如見
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趨隅仰止進德修業庶其升堂
入室用而行之中都攝相之政則吾與有官君子及
爾多士所當念也於時園橋觀者退而皆若有得焉
是役也官不紀費而下不知勞薨棟傑構迴出城北
故危若仰止逸若履水義河之上巍然煥觀一時師

氏弟子咸勃焉興起故居是邦樂有賢士大夫也勉
我同志倡明正學以紹前休庶無負黃公今日父師
之教哉乃公謂是足以振今作後也勤使寫書於篆
屬記其盛篆濫竽史職屆茲告養歸里躬際其盛不
辭詮次其說如此

桃花夫人祠罷賽記

董以寧

桃花洞在漢陽城北楚人於此祀夫人者也今不曰
息夫人祠而曰桃花夫人祠有靈爽能禍福人其地

衛生昔將往賽請余觀焉且曰甚哉夫人之靈至今未泯也自受楚王之寵而痛念息侯終身隱忍非其志有足悲者耶徐庶歸曹不設一謀夫人歸楚不肯一言各有志焉不可強也夫人之志在息則祠之名當仍繫以息夫人也余曰噫嘻庶之不得已而歸曹為母也夫人當國破君亡之後已無望於楚矣乃不自引決而歸楚何為耶庶於先主君臣之分未亡本以夫人之故當蔡侯止見弗賓夫人不能以禮相拒

迨息侯怒而請楚伐蔡反為楚滅夫人亦當思名禍
由已庶幾以一死報息侯而猶然歸楚耶縱不死於
滅息之日而入宮之後不當為大聲疾呼之拒耶乃
不拒而與之生二子矣顧以不言見志曰吾一婦人
事二夫其又奚言豈不言而遂足以謝息侯不言而
遂不妨於事二夫耶但若以不言之故死猶廟祀將
臣之不忠而事二君者雖備受寵榮而但期無所建
明則皆不失為忠而可列之祠典也其誰不託曰吾

許身而不許心耶陶潛能全其身為晉之人則可繫
之晉張承業能全其身為唐之人則可繫之唐若夫
人身辱於楚與息義絕矣而猶得繫之以息耶想楚
人亦或有見於此而特以其能禍福人不敢廢祀故
諱言息而姑以其地名之耶抑楚人好巫姑託之於
夫人而楚之鬼亦竊夫人之名以自逞耶不然則夫
人以隱忍失節亦柔靡之至矣其又能於數千年之
後反逞其威靈以為人禍福耶又或者古今來疾風

板蕩忠烈為難如夫人之失節而能歟然於心者其
靈亦遂已不泯耶衛生聞余言而嘆因為罷賽余至
息縣憶而記之息縣者古息侯之國也

重建嶽麓書院記

周召南

歲戊申予以鎮撫之暇與耆舊諸君子修明掌故刻
長沙郡志成因而稽古今風教之盛衰則魏科大節
在南宋為尤著攷其時為連帥郡守者多名臣大儒
相與崇正學之功居多所稱師帥守牧其人則楊文

靖真西山朱考亭諸先生也所稱倡道講學其人則胡文定父子呂東萊張南軒諸先生也若夫講學肄業之地則環州邑為書院者十數處而岳麓為最大朱張之講席為最專前後安撫刺郡四劉公所創建為最備當在咸平祥符之間海內四大書院獨嶽麓奉詔賜額頒經籍敦聘山長立三舍法則恩數為最異雖百世可也余奉

今上詔建義學亟為卜郡庠左師書院制選佳士而鼓

昕之蒸蒸起矣諸耆舊子弟復抱嶽麓圖志以請願
得襄事還舊觀若山川文獻之靈勃焉相貺者爰集
藩臬守令師儒而告之僉曰噫哉舉端謹者董其事
得雲陽諸生劉溫良長沙義耆魏朝榮任之即以春
夏之交滌其灌莽搜其殘碣疏其流泉鳩工庀材役
者千指日給直作食如理家事屬部倅某時一閱視
耳江以東吏民若不知有將作也踰歲六月而工竣
按圖以報院之左阜隆起別為禮殿陞戟廊廡如郡

縣孔子廟獨循舊制肖杏壇像四子侍焉別增名宦鄉賢祀有事於嶽麓者為不同院以內為堂者二曰成德曰靜一皆講堂而成德則陳鐘鼓敷皋比之地也為祠堂者二曰崇道曰君子報功也為臺者一曰道鄉懷古遷客也為亭者二曰擬蘭曰及泉臨曲水幕冽井也合而繚之以絙凡二里許昔人動稱數年十數年次第而就者今皆巍然翼然丹雘燦然一旦復其壯觀而堅渾雅麗數倍於前謂非天人交助之

力不可予因是而竊有感焉唐虞立德三代立政而
教行於德政之間孔子兼之以學為宗故子思直指
修道謂教而其要言曰修道以仁夫仁亦二氏之所
竊據也然二氏必不可以治天下者無其道焉耳宋
儒懲唐之弊濂溪挺生於楚文不在茲乎迨淳熙乾
道時諸大儒迭為此邦之師帥牧守以理學為吏治
南軒先生適以其學侍魏公於幕府密贊忠勤考亭
夫子嗣且以安撫帥潭政教大行比於鄒魯海內學

者咸以嶽麓為歸則兩公之能周其仁益明矣然而
浮屠老子之宮當時非不並盛諸名臣大儒但力舉
其政教以匡翊忠孝廉節之原未嘗喋喋焉與之相
排擊也亦恃吾道有以包舉之爾今五百年昌期再
振當必有紹述絕學者來主之予願有志之士敬業
於此以求道與仁之實際而大用於天下勿徒滋朱
陸之辯而成洛蜀之競也斯社稷賴之矣諸士謂落
成當有記敢以鄙意質於大君子云是役也為棟宇

若干楹計費三千餘緡方與督學使議將以餼士之
廩筦鑰之司山長堂長之名仿宋制請於

朝而諸生先礮石求記歲月並勒藩臬郡縣及郡人士
同志而襄事者於其端

新建前湖南方伯陞任山東大中丞郎公祠堂

記

趙申喬

康熙四十有四年冬楚南士民合詞言於有司曰前
方伯郎公之治湖南也勤以莅官廉以率屬順民之

欲偕與休息以宣布

朝廷德意距今三十餘年而謳思勿替者如一日雖已
俎豆長郡學宮未足為公報也應請闔省崇祀名宦
以光鉅典有司臚列其事以上喬適建節是邦因下
所司核實皆言宜如所請已通檄各屬置主入祠矣
然而邦人之尸祝者則猶未慰也蓋先生遺愛在人
愈久而愈不能忘是宜廟食茲土世世勿絕而焄蒿
悽愴如或見之庶有以揭虔妥靈昭示來者遂卜地

於郡城之吉鳩工庀材不數月而告成事升主之日
喬齋被拜謁祠下寮屬將吏皆在列士民炷瓣香搏
頴堦前無慮千百數且有歎息泣下者既而嗣君輩
以麗牲之碑不可以闕焉無詞也屬喬為文以記喬
學識夤陋無能導揚休媿顧自念受先生特達知者
逾二十年知先生之治行尤詳且忝任封疆凡官於
斯土有功德於斯民者均宜表章懿蹟傳信惇史而
況余小子之於先生也雖不斐其何敢辭先生諱永

清奉天廣寧人初知渾源州以平賊有功擢守贛州府引例迴避改補汾州秩滿遷東昌副使轉湖廣下荆南道旋臬山左未一載晉藩湖南楚省南北分司自先生始再補河南以課最加級至三十二遂開府山東不數日卒於任先生敬歷外僚所至俱有惠政可紀而其有德於楚南尤深蓋是時楚南甫脫兵火熒熒孑遺未安衽席彼長民者不思拊循而噢咻之顧誅求無藝以自封殖民是以益困先生正身率下

尤勤於吏事凡閭閻之利病政治之得失侃侃持論
期必達其志非苟焉已者永寶等府溪流悍急漕運
歲為民累先生力言改折之便得報可湖衡以南舊
食粵鹽灘險道遠商民交病先生詳請改食淮鹽至
今稱利便焉其他繕城垣修學校戶口田賦條目井
井皆可垂諸久遠時上官所為多不忌既惡先生異
已而心害其能乃摭他事齟齬先生竟罷去先生怡
然就道無幾微見詞色士民扶老攜幼環泣攀轅者

相望也上官為之愧詘夫以先生之宏才偉畧使得
建牙列戟於湖湘間以起沈疴而甦積困豈不大有
造於斯民歟故知先生者咸重惜之然先生去楚南
多歷年所而邦人追思之至今勿敢替先生之所得
不既多耶先生再起豫藩喬筮仕睢陽令幸隸屬末
竊見先生濶達有遠畧而臨事果毅執義深堅即賁
育無以奪之每爭事上官前務申其議必得當乃已
尤喜推賢獎善郡縣吏廉潔有行能者則薦揚之必

力惟恐或後然意所不可輒加譴訶不少假以故有
司惴惴奉約束維謹喬素硜拙不善仕宦獨荷先生
許可每進謁辭色甚溫所以期待者甚厚厥後喬以
樗材謬邀行取微先生之賜不至此猶憶睢陽得代
時拜辭先生訓誨殷勤獎藉備至方期長侍門牆奉
典型乃不踰年而先生遂乘箕尾山頽水壞負痛良
深又自慚駕下弗克稍效尺寸以報所知惟是承乏
兩浙及移撫楚南皆得與諸嗣君共事日以大義相

劄而諸嗣君遭

聖明致身通顯其樹立殆未可量於以世濟其美而光大前猷則先生真可以不朽矣今者瞻廟貌之聿新恍音容之如在不才如喬而得附蕪詞以昭來茲豈非余小子之厚幸哉先生性警敏通知世務之變自州刺史以至監司所治皆繁劇徵發期會不嚴而辦為臬長平反大獄全活者甚衆已具載志傳故不備書

餉濟黔兵記

趙宏恩

吾儕經國論緩急不問彼此也庚戌冬月三日余撫
六里聞烏蒙不戢率爾請張黔提羽書至以近標驅
鋒鎬慮重地空虛調楚兵鎮古州臂指相需隣封是
賴矣主持者遣師戍無容少緩然千軍就道刻日過
征漫曰脂我車秣我馬非易馬急則不備餼糧積
倉何在乎緩則不濟變生倉卒何恃乎余掛甲寒更
秉燭定算按其程籌其食馬步恤其便水陸酌其宜

餉糈調其給草豆度其繼而擇屬僚之才者指畫檄
委馬先使騎者進於陸餉預馳矣買舟載步卒溯流
上挾銳攜堅以幹弁督魚貫懸帆給十日食以難挾
而行也其十日外辰沅諸郡儲以濟未也或前之舛
乎事外者易米從不繼則發倉之見儲不難市以歸
也三日具四日而軍行費儉畫周期速事舉余心差
慰焉兵既出筆其概以為理軍者式

重建合江亭記

李 徽

蒸湘之會石鼓峙焉先儒朱子所稱一郡佳處者也
書院而前惟武侯之祠書院迤後則合江之亭記書
院者考亭朱子記武侯祠者南軒張子題合江亭者
昌黎韓子而碑刻韓詩合江亭下者亦南軒先生手
書也雍正己酉亭就圯而碑得全或有神物相之矣
衡守陳君修己治人之暇興起廢墜復首建是亭而
請余記匪為衡人侈厥觀欲為衡人正厥德也朱子
書院之記曰諸生之所以學而非今之人所謂學則

昔吾友張子敬夫所以記夫嶽麓者語之詳矣顧於下學之功有所未究是以講其言者不知所以從事之方而無以蹈其實然今亦何以他求為哉亦曰養其全於未發之前察其幾於將發之際善則擴而充之惡則克而去之其亦如是而已矣後之學者信能於朱子所述未發將發善與未善之間而得其所以為善之實乎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故

曰仁者人也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而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即以父母之順為高遠窮理盡
性窮此中之理精義入神精此中之義陰陽合德而
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所體者此
撰所通者即此德也天下一家萬物一體皆當於是
乎遇之故曰生生之謂易是所以為善之實而已發
未發一以貫之者也吾願與衡湘人士共喻之且願
與古今人士共質之也遂拜手而為之記

新建乾州學宮記

李 徽

由堯舜至於湯湯之道即堯舜之道由湯至於文王
文王之道即堯舜與湯之道由文王至於孔子孔子
之道即堯舜湯與文王之道故曰堯以是傳之舜舜
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
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氏之門遞相授受其云
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先王之
道即孔子之道也至知言養氣一章反復推明乎願

學孔子之義則旁稽博引而斷以孔子為生民所未
有豈光被四表格於上下放勳重華之古帝與文王
陟降在帝左右者其道尚處於有可加而祖述堯舜
斯文在茲之語舉不足信歟尹耕莘野而三聘未來
說築傅巖而旁求未至伊傅之跡不涉於商廷也列
莊諸子放言避世而激昂於時命之大謬蓋亦株守
乎前人之遺迹而塗窮道阻遂以無所復之爾惟吾
夫子集羣聖之大成秉時中以善世東西南北往復

周旋於衰周列國之君臣而轍環幾遍天下者非當時列辟能求夫子又非夫子而不知當時列辟之終不可與有行也魯論云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故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道行則義與行義行而道亦行也於焉序書傳禮刪詩正樂序易傳以著其淵源作春秋以通其義例傳孝經以厚其根柢而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可以行之一時傳之萬世用之天下國家而古今各得

其當不然則詩書禮樂徒具文矣生民以來寧有是
哉夫子之道蓋以通造化之窮而盡性命之理故九
夷可居荆楚可入而兩階干羽七旬僅格之苗民亦
可使駸駸向化依附宮牆也辰郡乾州實苗疆重地
設學取士者垂二十年而學宮未建沈丞元會由沅
江循吏擢莅茲土軍興旁午拮据餽運之餘毅然以
建學興教為己任上請之各憲下謀之乾人積累經
營遲之又久而後大殿兩廡戟門泮沼以及鄉賢名

宦園牆照壁諸規制咸得以次告成貞固堅好因以
徵予一言道其義而又切切於明倫堂署之未及也
沈君所以嘉惠乾人屬望後起者意良厚矣予願乾
州人士其亦入則孝出則弟因先聖之文以求先王
之道由是而升堂入室則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肅肅
雍雍師師濟濟者將於是在

恭建

萬壽宮記

趙宏恩

萬壽宮在長沙府城之乾位雍正七年臣趙宏恩受

命撫湖南仰賴

天子歛福敷錫歲豐人和越明年敬率僚屬相地營度

既量功練日凡湖南之文武羣吏悉輸所費踴躍

恐後爰屬衡永郴道副使臣許登瀛董理其凡用

之材與凡役之事經始於五月初六日至九月廿

四日告成為宮八楹

天子之位在于直宮之南為堂以宣講

聖諭廣訓十六條而夾墀之東西為長廊廣廡以屬於門立門之制三而重之各為甬道以屬於墀直中門之外為坊又垣屏其南坊之左右又為門東西出其外則憇息之所與營卒徼巡之廬皆具規模大壯輝煥離明翼翼將將靚深嚴肅每歲致為偉觀

萬壽聖節元日冬至朝賀暨朔望宣講行禮文武羣吏之坐立有位焉進退有容焉士庶屬耳目焉臣子

之常儀

國家之大體也

臣宏思

竊惟為人臣者有出入踐更均

勞之義無內外之分天威不違顏咫尺無遠近之
異況遭際

盛朝比迹唐虞

聖天子生知之質德備功隆蕩蕩巍巍如天地之無不
覆幬如日月之無不照臨而

一人躬敕萬幾猶夙夜不遑暇逸敬之至是以不怠誠

之至是以不息薄海內外無思不服震疊式序協
於神人自前史所紀彌圖瑞牒之多川嶽効靈百
神修助駢闐雜遝靡不畢陳以顯答至治之馨香
發光華之格被易所謂聖人作而萬物覩禮記所
稱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實人不愛其情者正在
今日而我湖南之僚吏其敢不殫心一力整齊其
綱紀綏靖其吐俗以報

高厚之萬一乎八府三州之士庶其敢不祇奉

聖謨率德改行乎於此拜手稽首頌

天子萬壽即於此益儆官邪申明民義則是官之建所

以稟

明威壹瞻聽其於澄吏治正人心均有攸繫焉蓋不獨
以展禮容也是用誌其歲月刻之石以告來者

新修武昌府儒學碑記

王士俊

余少讀南豐曾氏宜黃學記而愛之又怪其峙義太
濶非郡邑可稱然教學之道源流畢注蓋粹然儒者

之言也鄂之為學亦自慶歷建學時已有之明弘治間殿新其舊且增加焉臺曰望魯堂曰仰高其前之大者曰聚德旁曰履素曰精白今其尚有存焉者乎康熙乙丑官斯土者復新其舊則今之武昌郡學是也我

國家重道崇儒肇新闕里鄉雲之瑞載在史書夫教學之道余無敢贅襲前言若乃規模制度於今備矣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贄故入學有釋菜禮唐以前以

周公為先聖孔子配貞觀間始以孔子為先聖自宋
迄明詔天下州邑皆得建學而士大夫之始謁者一
如釋菜禮雍正九年冬余奉

命撫楚得循往例瞻拜周覽導儀者肅而退余乃詢於
衆曰楚材號天下久矣而學制缺如可乎且夫皓首
窮經其入芹宮也始稱博士弟子員弟子之職入孝
出弟非其事乎崇聖祠者推聖人之尊以尊之其義
倣諸王者之禘今僻在一隅九成避暑猶曰非宜況

輝煌廟貌其何以妥神靈而廣錫類非所以教孝也
明倫堂者明倫也明倫也者明則旌之其不明者將
夏楚焉今儼然踞大成之上事師如事親叱咤不加
道一而已其又南面臨之而夏楚也非所以教弟也
孝弟之道乖而望文藝之成侈衣冠之族陋矣乃發
道庫公項銀若干兩以襄厥事奉崇聖於明倫舊址
而別闢堂於西與學齋講堂相接鳩匠庀材匝兩月
而工成蓋明年仲春釋菜日也惟時勤民事者祀於

左鄉大夫之賢者祀於右文僚武職待趨蹌而屏息者各止其所聞無人聲東西有欄負販不得假道以滋喧則又推崇聖明倫之意而及其餘也

御書鐫板別貯兩楹以待四方之學者雖望魯仰高諸勝猶有待然以暇遊息其間慨然想江漢秋陽之遺意從此楚材輩出如馮宋科名張李相業其上焉者為周程儒術則教學之道且將濶前言而大之余不敏姑以孝弟之本有關制作者為楚學者告焉其同

官有事茲土者例得列名於後余謹徇衆而為之記
其事於石

湖廣通志卷一百十一